
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啊，少男少女

张成新 著

啊，少男少女

张成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少女夏一倩从上海来到湖荡村，立刻博得当地高材生陈志豪的好感。他俩接触多了一点，这就在学校和家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家长要揍陈志豪；夏母(班主任)要送夏一倩回上海；同学们又乱起哄。他俩痛苦、彷徨，最后决定奋起与这种封建传统作抗争……

这部小说以强烈的悬念、生动的形象、流畅的语言，描绘了一个尖锐而动人的故事。

啊，少男少女

张成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

真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75 插页2 字数110,000
1988年4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5次印刷 印数58,501—71,500

ISBN 7-5324-0075-1/I-38(儿)

我的几句心里话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们男孩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能和小姑娘一起手拉手地唱歌跳舞，无拘无束。一到五六年级，见了女生就像见了陌生人，就是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也隔得远远的——开始分男女生了。一旦进了中学，男女生的界线就像棋盘上的“楚河汉界”，壁垒分明；倘若彼此多说上几句话，那好，流言蜚语，奇谈怪论，就像夏天的蚊子，嗡嗡嗡地向他们扑去。

初二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有个男生在作业簿里夹了张小纸条，悄悄地递给一个女生。这下，不得了，“有人写情书啦！”这声音像传染病菌，迅速传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。校长找他们谈话，家长对他们训斥，同学们则讽刺、嘲笑、挖苦。我是班里的大班长，老师们说我学习好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。班主任正巧产假，我几乎成了代理班主任，也加入了这个行

列——协助校长对他们进行帮助。我极其严肃地找他们谈话，学着老师的语调说，你们嘛，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去，这种不健康的思想发展下去很危险。我还举了些听来的这类例子，危言耸听，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。最后，我根据校长的要求，还要他们“挖一挖思想根子”，而且，要往“深处挖”。

可是，后来班里新来了一个女生，我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干起了我批评别人干的那些事情来！为了这事，我这个品学兼优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的好学生，居然变得大胆和粗暴起来，敢和家长顶撞，敢同老师争辩，敢与同学打架，甚至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，去报社申诉、告状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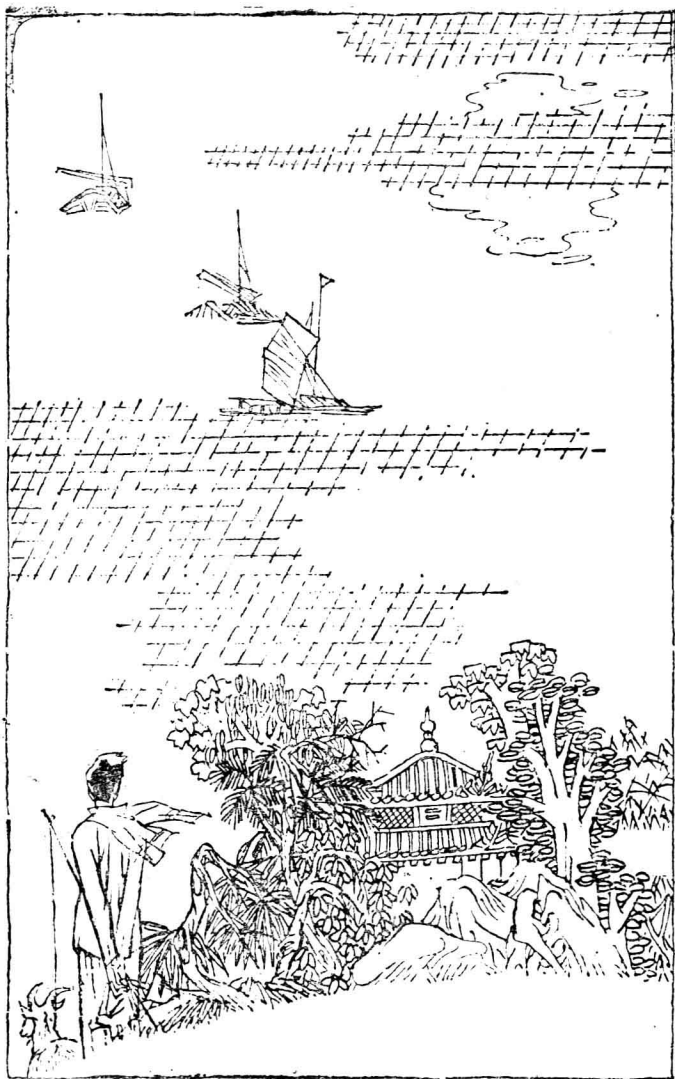
一言难尽！

就要开学了，我将由初二升到初三。

暑假是快乐的，但即将过去了。这一天，我在渡口割完两筐兔子草，仰面躺在湖边软软的草地上，望着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，嘴唇上含着一枚清凉的柳叶，在默默地背诵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：

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
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

我喜欢读古诗、啃古文。在我的笔记本上，抄录了上百首的唐诗宋词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这些名句我都能倒背如流。就连那“情切切，意绵绵”的艳词两句，什么“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浓愁。”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我也能一知半解、囫圇吞枣地吟咏几句。



渡口，是我常来的地方。眼前，是烟波浩渺，风光旖旎的湖荡湖。稍远，是绿树怀抱的湖荡村，红瓦白墙，隐隐约约；再远处，则是树木葱茏的佘山，耀眼的阳光下，那像古代武士的头盔一样的天文台屋顶，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下；那闻名远东的佘山教堂顶端的五彩玻璃，正反射出奇幻的折光。

耳边响着潺潺的流水，空气中弥漫着从湖荡湖里散发出来的莲花、菱角的芳香。知了在头顶那棵大柳树上没完没了地聒噪。不远处，我放牧的两只小山羊悠闲地嚼着青草，在咩咩叫唤。我惬意地翻了个身，两肘支着草地，凝望起波光粼粼的湖面来。“心旷神怡”，这时候，我才真正领会这个词的含义。

渡船沿着白白的水道从对岸摇来。我们湖荡村有个“西伯利亚”的美称，偏僻、闭塞，几乎被湖荡湖团团包围。只有两条路与外界相通。一条是机耕道，用煤渣、碎石、泥土铺成，坑坑洼洼，要拐个大弯，乘拖拉机，颠颠簸簸，屁股震得发麻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公路；另一条是田埂小路，从渡口摆渡，沿着渠道，再步行半个钟头，就是直达我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以及松江的长途汽车站。倘若下雨，那条机耕道泥泞不堪，走路，简直是受罪。如果没有交通工具，就只能走这条田埂小路。这样，渡口便成了湖荡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。我喜欢到渡口来玩，喜欢看从渡船上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人。

渡船靠岸了，最先跳下的是生禄兄弟俩。弟弟生禄是

我的同学。他俩背着鱼篓，大概刚从松江卖了鱼回来。哥哥生荣叼着香烟，看见我，打了个响指，大声说：

“哈罗，我们的大班长，在干什么？”

我不愿理他，扭转了头。他留着一头长发，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牛仔裤的裤脚管拖在地上，沾满了泥。

“电影明星！大美人！要不要看？”生荣将一叠彩照往我面前一伸，像在玩扑克牌。他的手指被香烟熏得发黄。

对他这腔调，我天生的厌恶。

“不要看？哈哈，看看吧，够刺激！”说着，他把一张外国电影的什么剧照，献宝似地放在我眼前。

我稍稍一瞄，看清了，一男一女，拥抱着，在接吻。我的心微微一颤，避邪似的连忙闭上眼。

“嘻嘻，够不够刺激？”他又像变戏法一样，换了一张，在我眼前一闪。

我闭着眼没有看。在他俩面前，我不想看。我得保持应有的自尊。

“哥，我们走吧，大班长在用功！”生禄像条跟屁虫，老跟在哥哥后面。

“唷，小美人！”生荣突然往渡船上一指，大惊小怪地叫起来。

我随声一看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挤在渡船里，随着人流准备上岸，一副上海人的打扮。

“哈哈……”生荣嬉皮笑脸地又打了个响指，走了。

生禄紧紧跟着，生怕哥哥甩了他。

渡船上的人从跳板上鱼贯而下，走在前头的是爸爸肉铺里的伙计，推着辆自行车。接着是两个走亲戚的婶婶，三个赶路的老农，一个干部模样的叔叔，最后胆战心惊跳下的，就是那个时髦的上海姑娘。她的后面跟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也是上海人的打扮。

“姆妈，快到了吗？”那姑娘将一只带小轮子的漂亮的旅行包放在堤岸上，回头朝中年妇女柔声细气地问。

“大概快到了！”她妈妈迎着耀眼阳光，朝前面一条田埂小路望了望。

那姑娘的一件衣服又漂亮、又新颖，胸前有条飘带，微风一吹，像一只翻飞的蝴蝶。这式样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哦，在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里，幸子穿的，叫幸子衫。村里许多姑娘都涌到松江去买，可穿在她们身上，洋不洋，土不土，并不好看。可穿在她身上，我的眼睛忽地一亮，好像幸子从电视屏幕里走了出来。她穿的一条短裙，也很特别，颜色雪白，看得见膝盖。啊，那顶洁白的帽子多别致，宽宽的帽檐，像蝉翼一样透明。也许走累了，也许被湖荡湖这美丽迷人的景色陶醉了，她摘下了帽子，露出了一头乌黑的头发；头发不长，额前剪得很齐——镇上的表姐也梳这样的头，听说叫童花头。姑娘梳这种头发活泼、大方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在悄悄注意、评判姑娘的服饰衣着了。

“啊！”那姑娘发出了轻轻的一声赞叹，灵巧的身子像跳舞似的，在原地旋风般地转了一圈。

她的出现，仿佛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别

看我平时闷声不响，内心世界丰富复杂着呢。我不欣赏那些又土又俗的村姑，尽管我也生长在土气十足的农村。我向往文明、开放，鄙夷封建、愚昧。前一两年我国电影里出现拥抱接吻的镜头，班里的男生“呕呕”乱叫；女生们则都捂住了脸，“吃吃吃”地暗笑。我则不以为然，接吻在国外就像我们握手一样平常，有什么值得惊异的？哼，孤陋寡闻！

“倩倩，你去问问这位同学，去湖荡中学还有多少路？”她妈妈发现了我，推了推身边的女儿。

我一骨碌坐起身，不由紧张起来。在现代化的上海人面前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忸怩了一下，把脸转向别处。

她妈妈笑了笑，向我走来。

“同学，请问，湖荡中学往哪儿走？”她妈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声音也极好听。

“朝西！”我随口回答。

她妈妈向我道了谢，回头对女儿说：“走吧，不远了。”

她好像没听见，一转身，向湖边奔去，身子轻盈得像一朵云。

“啊，风景真美！”她站在湖边，张开双臂，像在朗诵一首诗。

我随着她的目光，向湖里望去。是的，我们的湖荡湖是够美丽的。我们测量过它方圆十二里，像一颗巨大的明珠，镶嵌在佘山脚下，广袤的绿色田野上。湖里养着鱼，种着藕和菱角。这两年，湖边又繁殖了大片的水葫芦，一到夏天，

湖面上一片绿色，只留下一条白白的水道。渡船咿咿呀呀的像一枚柳叶，在水道里划过。时不时地，有一两条银闪闪的鱼，扑刺扑刺地跳出水面。

“快走吧，以后有得你看呢！”她妈妈催促道。

她没答理，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瓦片，一扬手，向湖里削去。刷！刷！刷！如镜的湖面上一连溅起三个水漂。从湖面上吹来的阵阵凉风将她的短裙微微拂起，我的眼睛立即闪电般的避开，朝别处望去。

“啊，小山羊！”她突然欢叫起来，像发现奇迹似的，狂奔过去，“姆妈，快来看，小山羊！小山羊！”

她的嗲声嗲气搅得我心头很不平静。我还没听见村里那些与她同龄的姑娘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这时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，是企图博得她的注意，还是对“高贵”的上海人下意识的报复，我忽然想捉弄她一下。过后想想，这实在可笑。像我当时这样的年龄，对异性的向往，竟然是用报复和捉弄的方式来表现的。

我随手抓了一把草，装作喂草的样子，走过去，悄悄踢了羊桩一脚。羊桩本来插得就浅，被我一踢，更松了。羊桩上拴着一只大山羊，我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它的尾巴上拧了一把。它嗖地一下，带着松动出土的羊桩，向着她冲去。

“姆妈呀！”姑娘吓得两脚直跳，带着哭音，躲在妈妈的背后。她的脸煞煞白。

我得到了满足，几乎要笑出来。我又装好人，一个箭步向那只逃跑的山羊冲去。是的，动作迅疾得连我自己也感

到吃惊。我一脚将那根拖在地上的羊绳踩住，一面收起羊绳，一面像为姑娘报仇似的，朝山羊的头打了两下，骂道：

“又没人打你，逃什么？”

她佯着她妈妈，红了红脸，重新提起了那只带小轮子的旅行包，注意地看了我一眼。

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感激，感激中含着温柔。

我心里暖洋洋的，为自己的狡黠感到高兴。我的目的完全达到。

时近中午，如火的骄阳烤炙着大地，田野里白晃晃的，像在冒烟。她们沿着田塍小道，走走停停，慢慢走远了。那旅行包上的轮子也完全失去了作用。这不是上海的柏油马路，而是高低不平的乡村小道。那小姑娘好像不是在提，不是在拖，而是抱着旅行包，蹒跚着向前。是的，我仿佛听见了她吁吁的喘息声。

突然，我发现她们走错了方向。该死，刚才我向她们指路时，只说“朝西”，在这广阔无际的田野里，叫这两个上海人一时怎么辨得清方向呢？

然而，我没有追上去。

“让这个娇生惯养的上海姑娘，在太阳底下多走点路，锻炼锻炼。她在上海太惬意了！”我幸灾乐祸地想着，心里又得到了某种满足。

我凝望着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忽然无端地猜测起来，她们是什么人？到我们学校去干什么？是我们学校老师的亲戚或者朋友？不，不像，那么是……

管它呢!

我又仰面躺在湖边柔软的草地上，望着天空朵朵棉絮般的白云，专心致志地继续背诵古人的那些名篇名句来。刚才的一切似乎已经烟消云散，天空还是那么蓝，湖水还是那么清，四周还是那么静。我的周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我还是我……

可是，世上的万事万物哪能都像诸葛亮那样未卜先知呢？谁又能预料，这个上海姑娘将是我的同班同学；而她的姆妈——那位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中年妇女，就是我未来的新班主任！暑假里，我就听老班主任谢老师说，新学期里，上海要来个“支援”老师，为初三毕业班把关——

不料，竟是她姆妈！

二

她，我的新同学，夏一倩的到来，把我们这所小小的湖荡中学轰动了几天。

开学那天，夏一倩简直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。她还没踏进教室，班里的几个女生就趴在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探头探脑，朝里张望，还指指点点。我们这个很少有上海人光顾的“西伯利亚”，突然新来了一位时髦的上海女学生，怎么能不引起这群闭目塞听的女生们的浓厚兴趣呢？初一的小同学也来凑热闹，拼命往办公室门口挤。

我们男生却远远地站在教室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，朝办公室那儿冷眼旁观。这是我记录下来的几句对话：

“喂，她们在看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办公室又没去过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好像来了个新老师，还有个新生……”

“真的！是男的女的？”

我们明明知道新来的是个女生，可谁也不愿说穿；我们

明明都很想去看一看，可谁也不肯迈出第一步。

轰动的时间不长，几天以后，一切便风平浪静了。再过几天，她已经和班级里的女生像老同学一样亲热起来。一到下课，她们就挤在一起，像麻雀聚会，噘噘喳喳的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有一天下课后，她们躲在教室里，没有出来活动，都挤在她的座位旁兴趣盎然地不知在观看什么。我在操场上和几个男生闲聊，被好奇心所驱使，真想凑上去看看。但在男生们面前，我仍得装着漠不关心的模样，眼睛却不住地偷偷往教室那儿瞄。

“喂，她们在看什么？”陈生禄摇摇摆摆地朝我走来，朝教室那儿指了指。陈生禄是个矮子，全班最矮，头顶只到我的胸部。有人说，如果他再矮几厘米，就可以被电影制片厂招聘去，当个侏儒演员了。他长得倒蛮结实，整个身体像个正方形；走路一摇一摆的，有点滑稽。他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哥哥，都矮，用生理卫生课上的知识分析，这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。因此，我们把他家叫做“三寸丁”家族。

“不知道！”我粗声粗气地回答。

“哈哈，大班长还说谎？你的眼睛刚才在瞄什么？”他诡谲地朝我笑笑。他个子虽矮，但头脑灵活，还有点“阴”。

他的话，把几个男生的目光全引到我身上。我一阵发热，浑身不自在，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揪到地下去。

这时，半空中突然飞来一坨泥巴，陈生禄随手接住。他朝着扔泥巴的几个小同学吼了两声，猛地一转身，向教室奔

了几步，一扬手，泥巴飞进了教室的窗口。顿时，教室里传来了女生们的尖叫，有一个还伸出头来骂：

“谁扔的？缺德！”

“谁扔的？缺德！”一转眼，“三寸丁”俨然成了女生的保护者，叉着腰，尖声细气地学着女生的声音，指着那些乱奔乱跑的小同学嚷。

“装什么好人，就是你！”一个叫陈菊芬的女生冲出教室，把手指指到陈生禄的鼻子上。

“陈菊芬，你可别冤枉人哪！”陈生禄油腔滑调地扮着怪脸。

陈菊芬在班级里是个最有威望的女生。她成绩优良，家长又是班级里家长中唯一的知识分子——爸爸在松江文化馆工作，有时还写小说，是个业余作家；妈妈则是松江县的妇联干部。陈菊芬见多识广，信息灵通，思想解放，又敢说敢干，敢喜敢怒，是女生中的“头儿”。她从小由外婆养大，舍不得离开湖荡湖。爸爸妈妈也不反对，尊重她的意愿，何必一定要挤到县城里读书呢。她个子挺高，长得也好看，喜欢梳两根球一样的小辫。皮肤却很黑，她也无所谓。她说有些先进国家的白种人，每逢夏天就到海滩上去晒，故意将皮肤晒黑，表示健康美嘛。其实，最美的倒是她的两只眼睛。有一次作文，我写了她，把她的眼睛形容成“深邃得像一泓湖荡湖的湖水”，“明亮得像一轮中秋夜的月亮”。她看见了，没有像其它女生那样，或者羞得抬不起头来，或者喜孜孜地轻轻骂一声：“见鬼。”她大大方方地把作文簿一